

敦煌写本《大蕃沙州敦煌郡 摄节度功德颂》研究

郑炳林 魏迎春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敦煌写本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是敦煌名士窦良器于大中四年十月撰写的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地区德政的一篇贺词。颂词中记载了吐蕃陷落敦煌与阆朝达成的城下之盟、敦煌陷落的时间和张议潮收复敦煌河西诸州的背景,特别是对论恐热帅部追击尚婢婢就食部落而对河西诸州形成的焚烧杀戮景象也有描述,是一篇价值极高而且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的碑刻抄本。

关键词: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吐蕃 敦煌 张议潮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9) 04-0043-17

敦煌历史研究中最为核心的两个环节是吐蕃占领敦煌和张议潮收复敦煌的时间和过程,学术界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和探讨,很多历史事件逐渐明晰,由于其中很多问题缺乏直接的资料,所以很多研究结论还悬而未决,落实不到实处。最近我们在整理敦煌写本碑铭赞文献中,对敦煌写本《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进行释文和注释,其记载有助于我们对吐蕃占领敦煌和张议潮收复敦煌问题的解决。敦煌写本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是一篇价值极高而且学术界很少有人关注的碑刻抄本。该篇功德记是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后撰写的功德颂,详细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的过程和张议潮驱逐吐蕃收复敦煌的过程,其记载的内容和反映的历史都是正史文献很少记载和记载不清楚的,通过对这篇碑抄的研究,可以了解吐蕃对敦煌地区占领的过程和张议潮收复敦煌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我们对这篇功德颂进行了全面的研究,现将研究心得提供给学术界,请大家批评指正。

收稿日期: 2019-09-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俄藏蒙古文献目录译介与研究”(18ZDA322);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项目“敦煌与丝绸之路研究”(2019jbkyjd01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北朝至隋唐民族碑志整理与研究——以胡语和境外汉语碑志为对象”(18ZDA177)

作者简介: 郑炳林(1956-),男,陕西黄陵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与西北史地研究。魏迎春(1971-),女,甘肃兰州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一、《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释录和撰写年代

敦煌写本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节度功德颂》，很少有学者给予关注，一则由于该卷文书抄写非常潦草，释读非常困难；其次我们在从事《敦煌碑铭赞辑释》时，曾经对其进行过释读，由于当时条件所限，释文错误很多，而且定名也有问题，将其定名为《上节度书》，基本上不能正确反映该文书的内容，但是将其附注在张议潮名下，认为是记载张议潮的事迹，这是比较正确的^①。多年来敦煌学界对这篇文书没有进行过专门研究，对这篇文书反映的问题也没有进行过专门的探讨。为了便于对这篇文书进行研究，我们将其释录如下：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本郡窳夫子谨贺。

右三危故境，列积垓壤之封；五郡城域，逐併南蕃之化。虽仍併一旅，承问天阙；幕府倾移，施信不散。全城纳效，爰及六十余载。又遇陷落蕃庭，灾害随生；运属艰危，声复律吕，举国倾坏，兵甲竞兴，彼此相攻，父南子北，惟赖铁骑闻信。然而煞人结憎连郡，隳山村而掠野。伏惟节度公心如铁石，志等松筠，知去就之心，识存亡之理。孤贞绝域，抗节危城，丑类披犀汗血。或列千乘雷振，曳红旗而闪天；或进骑云屯，声鼓鞞而动地。昼攻夜守，春候秋防；一郡赖大树之荫，四塞怯接飞之手。是以南蕃匍匐，北狄来济；杂舍羌浑，悚然归伏。既而王祥有终，易俗移风之教，缮行来，歌息盗。所以轻云夜散，[得]睹苍天；重雾晨开，还瞻白日。伏惟节度公功方德厚，瀚海之勋靡阻；申调下琴，悲请奏际天之劳。须奏□□□□，□□坎分。

敦煌写本 P. 2686 号，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伯希和劫经录记载：“2686 借券三通。第一通有印，有手节押。”^②关于背面没有任何记载。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伯希和劫经录：“P. 2686 借券三通。说明：第一通有印，有手节押。背有文字，字迹草，且已不清，内有‘伏惟节度’等等。”^③前者没有注意到背面文字内容，后者虽然注意到文字内容，由于书写过于潦草，无法辨认，也没有释读并给予定名。《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 17 册定名为“呈大蕃国沙州敦煌郡节度公贺文”^④。由于文书首行末尾三字残损不清，但可以肯定最先无“呈”字，肯定不是贺文。末尾最后一个字应当是“颂”，所以我们认为残缺三字应当是“功德颂”。加上原文首行“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和行文中有“节度公”，故定名为“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

① 郑炳林《敦煌碑铭赞辑释》，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403页。

② 王重民《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70页。

③ 施萍婷《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50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45页。

敦煌写本 P. 2686 号正面为《巳年二月六日普光寺人户李和和等便麦契》，硬笔书写，可以确定吐蕃时期文书，内容为：

巳年二月六日普光寺人户李和和为种子及粮用，遂于灵图寺常住处便麦肆汉硕，粟捌汉硕，典贰升。铁铛壹口。其麦粟并限至秋八月内还纳足，如违限不还，其麦粟请倍，仍往掣夺家资等物，用充麦粟直。如身不在，一仰保人等代还，恐人失信，便立此契，用为后验。

便麦粟人李和和（押）。

保人男屯屯（押）。

同卷第二件记载：

同前年月日僧广惠幢亦于处便粟两汉硕捌斗，其粟同前契还纳为限，用为后验。

便粟人广惠幢。

保人弟僧宝印。

同卷第三件记载：

同前年月日纥骨萨部落百姓王清清，遂于[常住处]便种子麦肆汉硕，并同前契[还纳为限，用为后验]。

便麦人王清清。

保人□□□。

这三件契约文书是连抄在一起的一组借贷契约，根据内容我们得知普光寺户李和和因为缺乏种子和粮用，于巳年二月六日向灵图寺常住仓借贷粟麦和典及铛等物品，并限定秋八月内全部归还，如果不归还，将用家资充借贷麦粟直。如果自己还不起，由保人儿子李屯屯归还。另外两件都发生同一天，僧广惠幢，保人是其弟僧宝印；一个是纥骨萨部落百姓王清清，保人残缺，应当是其弟或者子，虽然借贷麦粟不同，但是归还时间一样，这件借贷文书与其他借贷契约不同之处是没有规定归还的利息。就是说寺户为种子或生活向寺院常住仓借贷粮食物品，只要到时归还本，不需要负担利息。由此我们得知，这件文书在当年的八月在粟麦物品归还之后，就变成废弃物品，可以当作他用。判定背面《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撰写年代，就必须先搞清楚正面的巳年是哪个时期的契约。巳年，应当是吐蕃统治时期，吐蕃时期的巳年有 789 年（己巳）、801 年（辛巳）、813 年（癸巳）、825 年（乙巳）、837 年（丁巳）和 849 年（己巳）六个时间，又根据功德颂中记载有“全城纳效，爰及六十余载”，吐蕃统治敦煌从目前研究看是贞元二年（岁次丙寅，786），往后推六十年，即 846 年，因此该功德记撰写时间应当在会昌六年（846）之后的大中年间，这样我们推测契约的巳年，应当是 849 年即己巳年。《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书写很潦草，不像是草稿，应当是撰写原稿，他的撰写时间我们根据功德颂末尾另外一行有个时间“十月日”，我们虽然还不能判定他与功德颂的关系，应当是同时撰写，很可能就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

颂》的撰写题记，因此这篇功德颂具体撰写时间是己巳年（849）。

敦煌写本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的撰写时间，我们还可以根据《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提供的信息证明。文书称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这显然是指张议潮，那么张议潮什么时候称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就是说什么时候张议潮被吐蕃授予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即出任节度使，我们从敦煌文献中找不到任何佐证材料，敦煌文献仅此一例。从功德颂中记载张议潮担任节度使之后，“伏惟节度公心如铁石，志等松筠，知去就之心，识存亡之理。孤贞绝域，抗节危城，丑类披犀汗血。……昼攻夜守，春候秋防；一郡赖大树之荫，四塞怯接飞之手。……伏惟节度公功方德厚，瀚海之勋靡阻；申调下琴，悲请奏际天之劳。须奏□□□□，□□坎分。”说明张议潮吐蕃时期出任节度使为保卫敦煌郡免遭战火做出巨大的贡献，在守卫敦煌这座绝域危城抗击“丑类”中，使一郡得到庇护，因此撰写者赞颂他功方德厚，有瀚海之勋绩。

吐蕃攻占敦煌之后，在此设置节度使，称之为瓜州节度使衙，或者称之为瓜沙境大行军都节度衙幕府，而敦煌设置都督节儿管理，因此吐蕃统治时期敦煌吐蕃的最高统治者是节儿，而瓜沙地区的最高统治结构是瓜州节度使衙，最高统治者就是瓜州节度使，首任节度使就是尚绮心儿。直到吐蕃统治末期，瓜州节度使的治所一直在瓜州，当时沙州僧人智照曾担任瓜沙境大行军都节度衙幕府判官，丁卯年（847）曾为其亡母抄写《佛说报父母恩重经》说明到大中元年瓜州节度使仍然是敦煌一带的最高管理者。功德颂记载为沙州敦煌郡摄节度，表明当时节度使的治所是在沙州敦煌而不是瓜州。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可知这个节度使是临时代理不是正式任命，因此当时张议潮是临时代理节度使行使职权，而不是正式作为节度使来行使职权。

根据敦煌文献的记载，张议潮是大中二年占领瓜沙地区。S. 788《沙州图经》记载寿昌县：“建中初陷吐蕃，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这些记载我们还可以通过 P. 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记载得到佐证：“至大中三（二）年，本使太保起敦煌甲□□（兵，趁）却吐蕃，再有收复。尔来七十余年，朝贡不断。”^①张议潮是大中二年收复敦煌，这也得到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记载的证实：

燉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笺修表，纾道驰函。上达天闻。皇明披览，龙颜叹曰：“关西出将，岂虚也哉！”百辟欢呼，抃舞称贺。便降驸骑，使送河西旌节，赏赉功勋，慰谕边庭收复之事，授兵部尚书，万户侯。图谋得势，转益雄豪。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再奏天阶，依前封

^①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第377页。

赐，加授左仆射。官高二品，日下传芳。史策收功，名编上将。^①

从这碑文的记载看，似乎大中二年唐朝就送河西旌节授张议潮兵部尚书，大中三年收复张掖酒泉后加授张议潮左仆射。敦煌文献的记载与正史的记载都有一定的差距，唐朝政府实际授予张议潮的官职，总是低于或者晚于敦煌文献的记载。因此碑文的记载很可能是敦煌的使节与中央政府协调答应授予的官职，未必是当时实际授予的官职。张议潮在境内大肆宣扬唐朝政府给予旌节和官职，就是一种借助唐朝唤起敦煌精神，从而达到凝聚民心的作用，因此这只是一种宣传效应，而不是实际情况的反映。

直到大中五年唐朝才正式授予张议潮官职。根据《旧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五年“八月……以义潮为瓜、沙、伊等州节度使。”《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明年，沙州首领张义潮奉瓜、沙、伊、肃、甘等十一州地图以献。……帝嘉其忠，命使者赍诏收慰，擢义潮沙州防御使，俄号归义军，遂为节度使。”《唐会要》卷71州县改置下陇右道沙州：“大中五年……至十一月，除义潮检校吏部尚书，兼金吾大将军，充归义军节度，河、沙、甘、肃、伊、西等十一州管内观察使，仍许于京中置邸舍。”《新唐书》卷67《方镇年表》记载大中五年：“置归义军节度使，领沙、甘、瓜、肃、鄯、伊、西、河、兰、岷、廓十一州，治沙州。”就是说大中五年唐朝才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吏部尚书。本卷记载的摄节度，就是指摄州事。《新唐书·吐蕃传下》追述张议潮沙州起义称“始义潮阴结豪英归唐，一日，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虏守者惊走，遂摄州事。”《资治通鉴》卷249大中五年“春，正月，壬戌，天德军奏摄沙州刺史张义潮遣使来降。义潮，沙州人也，时吐蕃大乱，义潮阴结豪杰，谋自拔归唐。一旦，帅众被甲噪于州门，唐人皆应之，吐蕃守将惊走，义潮遂摄州事，奉表来降。以义潮为沙州防御使。”根据归义军在敦煌的称谓都要比唐中央封授高的规律，所以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就是自己在敦煌地区的号称。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应当是吐蕃统治敦煌末期到大中五年之间。按786年吐蕃陷落敦煌，爰及六十余载应当是846年，即会昌六年，从碑文内容看，应当是张议潮得到敦煌的控制权但是还没有归附唐朝，从孤城绝域看应当是张议潮敦煌起义之后的某一段时间，即大中二年。而大中初年敦煌出现的最大历史事件就是张议潮收复敦煌，碑抄记载的正好就是敦煌这个时期的历史。因此大中初年出任敦煌郡节度公只有张议潮。文书标题记载“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由此得知，文书的年代不会晚于大中五年正月唐朝政府正式承认敦煌张议潮的归附并授予节度使之后。因此《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只能撰写于大中二年张议潮收复敦煌之后到大中五年正月唐朝接受张议潮归附之前。

功德颂的作者窆夫子，又名窆良驥（又作窆良器），大蕃国子监博士，其作品主要

^①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54-155页。

是吐蕃后期或者归义军初期^①。撰写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的时间应当在大中四年年末，因为大中五年（851）唐朝政府就正式任命张议潮为沙州防御使，接受张议潮归唐，所以这块碑文虽然撰写出来，并没有镌刻树碑。

二、吐蕃占领河西敦煌及其对敦煌的经营

敦煌写本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记载内容很多，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吐蕃对敦煌的占领，第二是张议潮对敦煌的收复。敦煌写本《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记载吐蕃对敦煌的占领称：“右三危故境，列积垓壤之封；五郡城域，逐併南蕃之化。虽仍併一旅，承问天阙；幕府倾移，施信不散。全城纳效，爰及六十余载。”这段记载了吐蕃占领敦煌的问题有，第一是五郡城域逐併南蕃之化，第二仍併一旅承问天阙，第三幕府倾移施信不散，第四全城纳效爰及六十余年。

碑文首先记载敦煌已经称被围困的封疆，吐蕃已经逐渐占领河西五郡的城域。五郡，即沙州敦煌郡，瓜州晋昌郡，肃州酒泉郡，甘州张掖郡，凉州武威郡。P. 3535V 《河西诸州地理形势处分语》记载：“凉州，其地也，故雍州之西界，实武威之旧区。黄河一曲疏其东，白云数片浮其上，前凉后凉之接触，吕光 [□□] 之殊途。历祀五百年，沐我皇之息矣。甘州，其地也，未当鹑首，实控永平之郊，正是屋兰，更遭临泽之壤。禹分九土，导弱川之向西流。李陵爰书，接贰师而坐张掖。既迁汉魏之化，遂赖我唐之风焉。建康军，其地也，段开封之国，沮渠受邑之郊，实在北凉之西，乃宅西戎之左。处乾坤之分，当二蕃之要冲。前瞻白云之岩，却带居延之曲。是我国家之胜境也，惟贤者而居之矣。肃州，其地也，州得酒泉之郡，乡连会川之郊；控驿马之途，据玉门之险。少卿以之训卒，贰师以之扬麾。雄之若斯，五六百岁，遂赖我唐之圣化也。沙州，其兹也，地疎龙勒，境控阳关。广至分其中，宜禾在其内，□平川土，西被流沙，稽古而言，实在兹矣。故知风烟郁葱，延接菖蒲之原；车马骈阗，竟出敦煌之郭。实我皇之有道，唯辑宁而之有方焉。”^②是抄写于其他文献中的一段叙述河西地理形势最直接的资料，我们根据敦煌写本《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的记载内容得知，这就是抄录河西五郡的处分语汇集而成，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河西五郡的重要性。吐蕃占领河西五郡，也是从东而西逐渐占领，最后将敦煌变成一座绝域孤城。吐蕃占领河西诸郡，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

① 窈良器的作品很多，即吐蕃时期敦煌文士窈良驥，又名窈良器，简称窈驥或者窈器（P. 3425）、窈夫子（P. 4640）、扶风窈（P. 3703）等，敦煌文书中保留其作品主要有 P. 3425 《金光明最胜王会功德之赞》、P. 3703 《释迦牟尼如来涅槃会功德之赞》、P. 4638、P. 4640 《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P. 4640 《吴僧统碑》、P. 4640 《故吴和尚赞》、P. 4640 《先代小吴和尚赞》、P. 4640 窈驥撰《往河州蕃使纳鲁酒赋此一篇》、羽 689 《吐蕃监军论董勃藏修伽蓝功德记》、P. t. 1070 《大蕃敕尚书令赐大瑟瑟告身尚起律心儿圣光寺功德颂》等。

② P. 3535V 《河西诸州地理形势处分语》，是抄写于其他文献中的一段叙述河西地理形势的语言，我们根据记载内容确定名称。

记载凉州“广德二年陷于西蕃。”甘州“永泰二年陷于西蕃。”肃州“大历元年陷于西蕃。”瓜州“大历十一年陷于西蕃。”沙州“建中二年陷于西蕃。”^①其中关于敦煌的陷蕃时间，当与实际出入很大。《新唐书·吐蕃传》：“虜围凉州，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不能守，跳保甘州，而凉州亡。”^②《旧唐书·吐蕃传》记载：“广德二年，河西节度杨志烈被围，守数年，以孤城无援，乃跳身西投甘州，凉州又陷于寇。”^③《资治通鉴》代宗广德二年（764）记载：“未几，吐蕃围凉州，士卒不为用；志烈奔甘州，为沙陀所杀。”^④永泰元年（765）闰十月，乙巳“河西节度使杨志烈既死，请遣使巡抚河西及置凉、甘、肃、瓜、沙等州长史。上皆从之。”^⑤广德二年凉州被围，河西节度使迁徙甘州。大历元年（766）凉州沦陷，“夏，五月，河西节度使杨休明徙镇沙州。”^⑥就是说从河西节度使放弃凉州，退守沙州敦煌，使吐蕃逐渐形成对敦煌的合围，所谓垓壤之封就是吐蕃占领河西五郡之后，截断沙州同唐朝的联系，成为一个被围困的孤危之城。

南蕃，是唐朝和归义军对吐蕃的统称。P. 2555 窦昊撰《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记载：“为肃州刺史刘臣璧答南蕃书。”敦煌写本《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记载：“併南蕃之化。”P. 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记载：“太保见南蕃离乱，乘势共沙州百姓同心同意，穴白趁却节儿，却着汉家衣冠，永抛蕃丑。”“罗通达所入南蕃，只为方便打叠吐蕃。”归义军后期将居住于敦煌之南以吐蕃为主的南山人也称之为南蕃。P. 3556《衙内都押衙故紫亭镇将张庆德逸真赞并序》记载：“后迁紫亭镇将，数年而控扼南番（蕃）”。S. 5957《愿文》记载：“伏惟我使主负天资之貌，含江海之鸿才；备日角之威，纳乾坤之美德。怀风云之神操，恬静六戎；抱文武之雄谋，兼精三略。故得南蕃顺化，垂肱跪膝而来降；北狄归心，披带拜舞而伏款。”併南蕃之化就是指河西五郡被吐蕃占领后，风俗已经被吐蕃化了。《新唐书·吐蕃下》记载：“州人皆胡服臣虏，每岁时祀祖父，衣中国之服，号恻而藏之。”^⑦所谓南蕃之化就是胡服臣虏。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个通常被唐朝或者归义军对吐蕃贬称的词语，为什么会在这篇碑文中使用？碑文前面称之为大蕃后面称之为南蕃，两个褒贬不一的词汇，用在同一篇作品中指同一个主体的用意是什么。是否说明这个时期张议潮名义上还是吐蕃的一个地方政权，实际上已经与吐蕃没有任何隶属关系，表现张议潮归唐还没有得到唐朝的认可，不敢在敦煌直接打出反抗吐蕃大旗帜的尴尬与无奈。

碑文记载“仍併一旅，承问天阙。”就是河西节度使西迁敦煌之后，仍然坚守孤城

① [唐] 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卷 40，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 1017-1028 页。

②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16 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6088 页。

③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 196 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第 5239 页。

④ [宋] 司马光编撰，[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 223 代宗广德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 年，第 7169 页。

⑤ [宋] 司马光编撰，[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 224 代宗永泰元年，第 7185 页。

⑥ [宋] 司马光编撰，[元] 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 224 代宗大历元年，第 7191 页。

⑦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16 下《吐蕃传下》，第 6101 页。

与吐蕃抗争，亦与中原王朝保持联系。战争的激烈程度，我们可以通过 P. 4640《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的记载了解大致情况：“属天保（宝）之末，逆胡内侵，土（吐）蕃乘危，敢犯边境。旋洎大历，以渐猖狂；积日相持，连营不散。公誓雄心而御捍，铁石之志不移。全孤垒于三危，解重围于百战。策功茂实，赐信牒而光荣。好爵自縻，上帝闻其雅誉”^①。河西节度使保卫沙州的战争，是一场与吐蕃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所谓积日相持，连营不散，全孤垒于三危，解重围于百战，就是最好的描写。

《颜鲁公宋广平碑》记载宋衡于大历十二年（777）回归唐朝，很多专家认为他们是唐蕃关系缓和之后，通过吐蕃送归这些人回到唐朝，我们根据碑文的记载得知，宋衡等人很可能是通过草原丝路回鹘道回到唐朝政府的。周鼎在吐蕃攻打沙州后，仍然派遣使者请救回鹘，就是说当时敦煌的河西节度使已经在做经由回鹘道到达唐朝的努力。

当时唐朝和河西节度使都在做打通回鹘道的努力，回鹘道的开通的时间，就是吐蕃进攻沙州占领寿昌县的时间。《新唐书·地理志》没有具体时间记载：“吐蕃既侵河陇，惟李元忠守北庭，郭昕守安西，与沙陀、回纥相依，吐蕃攻之久不下。建中二年，元忠、昕遣使间道入奏，诏各以为大都护，并为节度。”《旧唐书·德宗纪》建中二年记载：“秋七月戊子朔，诏曰：‘二庭四镇，统任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国朝以来，相奉率职。自关、陇失守，东西阻绝，忠义之徒，泣血相守，慎固封略，奉遵礼教，皆侯伯守将交修共理之所致也。伊西北庭节度观察使李元忠可北庭大都护，四镇节度留后郭昕可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观察使。’自河、陇陷虜，伊西北庭为蕃戎所隔，间者李嗣业、荔非元礼、孙志直、马璘辈皆遥领其节度使名。初，李元忠、郭昕为伊西北庭留后，隔绝之后，不知存亡，至是遣使历回鹘诸蕃入奏，方知音信，上嘉之。其伊西北庭将士敍官，乃超七资。”《资治通鉴》卷 227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北庭、安西自吐蕃陷河、陇，隔绝不通，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留后郭昕帅将士闭境拒守，数遣使奉表，皆不达，声问绝者十余年；至是，遣使间道历诸胡自回纥中来，上嘉之。秋，七月，戊午朔，加元忠北庭大都护，赐爵宁塞郡王；以昕为安西大都护、四镇节度使，赐爵武威郡王；将士皆迁七资。”《旧唐书·德宗纪》记载建中四年（783）五月“乙未，安西四镇节度使郭昕、北庭都护李元忠加左右仆射。”《新唐书·回鹘上》贞元五年（789）记载：“初安西、北庭自天宝末失关、陇，朝贡道绝。伊西北庭节度使李元忠、四镇节度留后郭昕数遣使奉表，皆不至。贞元二年，元忠等所遣假道回鹘，乃得至长安。帝进元忠为北庭大都护，昕为安西大都护。自是，道虽通，而虜求取无厌。”回鹘道开通之后唐朝不仅和安西北庭节度使联系畅通，同敦煌河西节度使的联系也建立起来，唐朝政府通过回鹘道了解到敦煌河西节度使的情况。《旧唐书·德宗纪上》建中三年（776）五月“丙申，诏：‘故伊西北庭节度使杨休明、故河西节度使周鼎、故西州刺史李琇璋、故瓜州刺史张铉等，寄崇方镇，时属殷忧，固守西陲，以抗戎虜。殁身

^①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 292 页。

异域，多历年年，以迨于兹，旅榭方旋，诚深追悼，宜加宠赠，以贲幽泉。休明可赠司徒，鼎赠太保，琇璋赠户部尚书，铤赠兵部侍郎。’皆陇右牧守，至德已来陷吐蕃而歿故，至是西蕃通和，方得归葬也。”既然杨休明、周鼎等人灵柩能够归葬长安，那么就说明吐蕃还没有占领敦煌。因此“承问天阙”就是指敦煌河西节度使奉使唐朝。

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传世典籍和敦煌文献记载都相同，但是学术界都不认可这种记载，并提出他们自己的看法，有大历十二年（777）说^①；建中二年（781）说^②；贞元元年说，贞元二年说，贞元三年说^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同吐蕃占领敦煌的过程有很大关系。《元和郡县图志》卷四十陇右道下沙州条记载建中二年（781）陷吐蕃，敦煌文献《寿昌县地境》也记载：“建中初陷吐蕃。”^④ S. 788《沙州图经》记载寿昌县：“建中初陷吐蕃。”^⑤ 吐蕃对寿昌县的占领并不标志着吐蕃对沙州的占领。学术界很多学者都不认同建中二年的说法，特别是陈国灿和池田温先生，他们都主张贞元二年（786）吐蕃陷落敦煌^⑥。根据《大历碑》记载大历十一年（776）八月李氏家族建成148窟，节度使周

- ① 吴廷燮《唐方镇年表补正》，《唐方镇年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册。马德（《沙州陷蕃年代再探》，《敦煌研究》1985年第3期）对此观点进行了论证。
- ② 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卷40沙州。徐松《西域水道记》同意沙州于建中二年陷入吐蕃。史苇湘（《吐蕃王朝管辖沙州前后——敦煌遗书S.1438〈书仪〉残卷的研究》，《敦煌研究》创刊号）提出，敦煌的“陷落”“降下”“蕃和”不止一次，而最初的政权易手只能是建中二年。李永宁（《也谈敦煌陷蕃年代》，《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敦煌学研究》，1984年）的看法也与此相似。向达（《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则根据敦煌所出的两种地志，力驳罗氏之说，认为陷蕃年代仍是建中二年（781）。日本学者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东方学报》第31册，1961年）认为建中二年说是有据可依的。
- ③ 早在1914年罗振玉（《补唐书张议潮传》，《永丰乡人杂著》，《罗雪堂先生全集》初编第2册，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8年）就对建中二年说提出质疑，并推定沙州陷蕃时间为贞元元年（785）。劳贞一（《唐五代沙州张曹两姓政权交替之史料附记》，《大陆杂志》第27期）、苏莹辉（《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再论唐时敦煌陷蕃的年代》，《敦煌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原来也持此说。法国敦煌学家戴密微（《吐蕃僧诤记》，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认为敦煌陷蕃时间为贞元三年（787），饶宗颐（《论敦煌陷于吐蕃之年代》，《东方文化》第9卷，1964年）、苏莹辉（《敦煌学概要》，台北：学生书局，1971年）均从此说，苏莹辉又创“寿昌、敦煌并非同时陷落”的说法。池田温（《丑年十二月僧龙藏牒》注6，《山本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72年）倾向于贞元三年（787）说。山口瑞凤（《吐蕃佛教年代考》，《国外藏学研究选译》，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吐蕃统治敦煌时期》，《敦煌の历史》，东京：大东出版社，1980年）也基本同意戴氏的观点，但认为具体时间为贞元二年（786）。1985年，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又见于《敦煌学史事新证》，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针对以上诸说，对敦煌陷蕃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最终得出贞元二年（786）敦煌陷蕃的说法，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肯定，成为学术界基本认同的一种说法。不过，安忠义（《吐蕃攻陷沙州城之我见》，《敦煌学辑刊》1992年1-2期）又提出贞元四年（788）说，陷蕃时间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争论，还未彻底解决。参金滢坤《敦煌陷蕃年代研究综述》，《丝绸之路》1997年第1期。
- ④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0页。
- ⑤ 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第57页。
- ⑥ 据陈国灿《唐朝吐蕃陷落沙州城的时间问题》（《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1期）认为吐蕃陷落沙州的时间是丙寅年十一月（贞元二年，即786年），阎朝节任节度使的时间是777-786年，前后共十年。《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吐蕃对沙州战争开始于大历十一年（776）八月后。大历十二年初阎朝杀周鼎，宋衡等人于十二年十一月自吐蕃归唐即说明这个原因。若颜真卿记载无误，那么周鼎任河西节度使的时间当在768-777年，杨休明在位时间766-768年。敦煌使用唐朝年号一直到803年，P.3624《劝善文》尾题：“贞元十九年甲申岁次正月廿三日。”表明到这个时期，吐蕃的统治还不稳固。

鼎还带领随行官员参加了石窟落成庆典仪式^①。我们根据《新唐书·吐蕃下》记载：

始，沙州刺史周鼎为唐固守，赞普徙帐南山，使尚绮心儿攻之，鼎请救回鹘，逾年不至，议焚城郭，引众东奔，皆以为不可。鼎遣都知兵马使阎朝领壮士行视水草，晨入谒辞行，与鼎亲吏周沙奴共射，彀弓揖让，射沙奴即死，执鼎而缢杀之，自领州事。城守者八年，出绌一端募麦一斗，应者甚众。朝喜曰：‘民且有食，可以死守也。’又二岁，粮械皆竭，……自攻城至是凡十一年。^②

由《颜鲁公宋广平碑》记载宋衡谪居沙州，“与节度周鼎保守敦煌仅十余岁……大历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骑尽室归入。”^③因此阎朝出任节度使只能在776年八月之后，从大历十一年往后推十一年就是786年，陈国灿先生认为阎朝接替周鼎是777年。因此《元和郡县图志》《寿昌县地境》《沙州图经》记载建中二年是吐蕃开始进攻沙州前，先攻占敦煌周边地区，特别是敦煌西南的寿昌县，距离敦煌城一百二十里，是个相对独立的政区单位，又紧邻南通吐蕃的把疾道，西南紧邻石城镇，因此吐蕃要对敦煌城形成合围之势，必须先占领寿昌县。P.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记载：“天宝之年，河西五州尽陷，唯有敦煌一郡，不曾破散。”^④河西五州中没有包括敦煌，因此敦煌和其他诸州没有同时陷蕃。碑文记载“全城纳效，爰及六十余载。”全城纳效就是指吐蕃对敦煌的占领。我们将功德颂的撰写时间确定为大中四年（850）十月，以此往前推六十年就是790年，如果以建中二年（781）为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到大中四年已经七十年。所以吐蕃占领敦煌的时间应当是贞元二年（786）。

敦煌写本《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记载吐蕃占领敦煌时，同敦煌的守将达成协议，即“幕府倾移，施信不散。”即《新唐书·吐蕃下》记载阎朝任河西节度使城守八年，“又二岁，粮械皆竭，登城而呼曰：‘苟毋徙佗境，请以城降。’绮心儿许诺，于是出降。……赞普以绮心儿代守。后疑朝谋以变，置毒靴中而死。”所谓施信不散，就是毋徙他境的承诺。我们通过对敦煌文献的研究，可知吐蕃占领敦煌之后，践行了其占领敦煌时的承诺。不仅敦煌居民没有大的迁徙，而且财产和社会地位都给予保证。

吐蕃统治敦煌，P.4640《阴处士碑》与《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记载基本相似：“属以五色庆云，分崩帝里；一条毒气，扇满幽燕。江边乱踏于楚歌，陇上痛

① 《大历碑》记载：“时节度观察处置使开府仪同三司御史大夫蔡国公周公，道洽生知，才膺命世。清明内照，英华外敷。气迈风云，心悬日月。文物居执宪之重，武威当杖钺之雄。括囊九流，住持十信。爰因搜练之暇，以申礼敬之诚。揭竿操矛，闾戟以从。蓬头胼胝，傍车而趋。熊罴启行，鹳鸾陪乘。隐隐辘轳，荡谷摇川而至于斯窟也。层轩九空，复道一带。前引箫唱，上干云霓。虽以身容身，投迹无地；而举足下足，登天有阶。目穷二仪，心出三界。”

②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第6101页。

③ 《全唐文》卷338颜真卿《唐故太尉广平文贞公宋公神道碑侧记》。

④ P.3633《辛未年（911）七月沙州百姓一万人上回鹘大圣天可汗状》，参唐耕耦、路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380页。

闻[于]豺叫。泉声未殄，路绝河西。燕向幕巢，人倾海外。羈维板籍，已负蕃朝；歃血盟书，义存甥舅。熊罴爱子，拆襁褓以文身；鸳鸯夫妻，解鬟钿而辮发。岂图恩移旧日，长辞万代之君；事遇此年，屈膝两朝之主。自赞普启关之后，左衽迁阶；及宰辅授印之初，垂祛补职。蕃朝改受（授）得前沙州道门亲表部落大使。承基振豫，代及全安。六亲当五秉之饶，一家蠲十一之税。复旧来之井赋，乐已忘亡；利新益之圆（园）池，光流境（竟）岁。”^①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得知，吐蕃占领敦煌重新进行户籍登记，成为吐蕃的著籍人口；与敦煌汉族进行盟誓，以缓和双方的关系；胡服辮发改归吐蕃民俗，敦煌居民归属吐蕃政权。吐蕃政权给予汉族大姓很多的特权，将归属吐蕃的敦煌上层补授各级官职，免除什一之税。我们从敦煌文书的记载中得知，吐蕃完成对河西节度使财产接受之后，马上将部分资产赏赐给敦煌归附吐蕃的官员，将敦煌无主的房屋地产也分派这些投靠吐蕃的官吏。吐蕃瓜州节度使衙机构的各级曹司官员都是敦煌河西节度使衙的官员，敦煌地区大都督、都督和部落使都是敦煌汉族担任，而敦煌地区的吐蕃人担任节儿、监军之类官职，吐蕃实际上是通过敦煌汉族大姓实施统治的。《阴处士碑》的记载我们还可以从P.4640《吴僧统碑》中得到证实：“属大漠风烟，杨（阳）关路阻，元戎率武，远守敦煌。警候安危，连年匪解，随军久滞，因为敦煌县人也。复遇人经虎噬，地没于蕃。元戎从城下之盟，士卒屈死休之势。桑田一变，葵藿移心。师律否臧，屯亶若此。犹钟仪之见縶，时望南冠；类庄象之执珪，人听越音。故知事因畜散，物极必移。方承见在之安，且沐当时之教。曲肱处于仁里，靡践公门；乐只而逸情怀，周给知足。”^②所谓元戎从城下之盟，就是指阏朝同尚绮心儿进行的毋徙他境的约定，即碑文记载的施信不散。P.2991B《报恩吉祥之窟记》记载敦煌镇国和尚的情况称：“时属黎暄失律，河右尘飞；信义分崩，礼乐道废；人情百变，景色千般；呼甲乙而无闻，唤麴萨（庭门）而则诺。时运既此，知复奈何。……出入金阙，恭奉国师；典御一方，光被四众。加以慕祖宗之恩，不坠于家风；钦孝悌之徒，修身于后代。其氾氏之戚里，盖乃金枝玉叶，帝子帝孙，与盘石而连基，共维城而作固。”^③镇国被吐蕃奉为国师而典御一方。吐蕃能够顺利统治敦煌并得到敦煌大姓的认可，与其通过城下之盟施信不散的允诺有很大关系。

我们通过对《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关于吐蕃占领河西敦煌的记载分析研究，可知这些记载是当时历史的真实记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记载，恢复当时历史的面貌，纠正历史记载的不足和失误，为很多研究提供佐证。

①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215页。

②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273页。

③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815页。

三、唐、吐蕃及其敦煌张议潮等势力间在河西陇右的博弈

敦煌写本《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记载论恐热与尚婢婢在陇右的战争导致吐蕃内乱：“又遇陷落蕃庭，灾害随生；运属艰危，声复律吕，举国倾坏，兵甲竞兴，彼此相攻，父南子北，惟赖铁骑闻信。然而煞人结憎连郡，隳山村而掠野。”这个记载是吐蕃内乱引起河西陇右战乱的真实写照。

吐蕃内乱开始于达磨赞普之死继任者选择不服众望引起的。会昌二年（842）十一月“丁卯，吐蕃遣其臣论普热告达磨赞普之丧，命将作少监李璟为弔祭使。”^①吐蕃达磨赞普死亡，无子，其相立妃子琳氏兄尚延力之子乞离胡为赞普，引起朝野诸臣反对，吐蕃内部发生内乱。吐蕃洛门川讨击使论恐热“是岁，与青海节度使同盟举兵，自称国相。”杀吐蕃宰相尚思罗，“恐热并其众，合十余万。自渭川至松州，所过残灭，尸相枕藉。”^②会昌三年吐蕃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与论恐热大战，论恐热大败。次年三月论恐热攻打尚婢婢又被击败，退保薄寒山。吐蕃内乱发生之后，唐朝从东部开始着手经营河西陇右，而敦煌的张议潮从西部着手收复河西地区。唐武宗会昌四年（844）二月：“朝廷以回鹘衰微，吐蕃内乱，议复河、湟四镇十八州。乃以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使之先备器械糗粮及诃吐蕃守兵众寡。”^③胡三省注称四镇十八州就是唐陇右、河西节度使管诸州，吐蕃占领陇右、河西之后，将唐两个节度使分为瓜州节度使、凉州节度使、鄯州节度使和河州节度使：“开元之盛，陇右、河西分为两镇而已。盖沦陷之后，吐蕃分为四镇也。十八州，秦、原、河、渭、兰、鄯、阶、成、洮、岷、临、廓、叠、宕、甘、凉、瓜、沙也。”^④唐朝经营吐蕃对象主要是四镇十八州。《新唐书·回鹘传下》记载：“帝令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朝廷亦以河、陇四镇十八州久沦戎狄，幸回鹘破弱，吐蕃乱，相残齿，可乘其衰。”^⑤就是说在唐武宗会昌四年就开始经营河陇地区，这些地区就包括瓜沙在内。会昌五年十二月“吐蕃论恐热复纠合诸部击尚婢婢，婢婢遣庞结藏将兵五千拒之，恐热大败，与数十骑遁去。婢婢传檄河、湟，数恐热残虐之罪曰：‘汝辈本唐人，吐蕃无主，则相与归唐，毋为恐热所猎如狐兔也！’于是诸部从恐热者稍稍引去。”^⑥大中元年（847）论恐热乘武宗之丧，诱回鹘、党项寇盐州等河西地区。大中二年十二月：“吐蕃论恐热遣其将莽罗急藏将兵二万略地西鄙，尚婢婢遣其将拓跋怀光击之于南谷，大破之，急藏降。”^⑦南谷应当在论恐热管辖的西境。大中三年二月双

①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6唐武宗会昌二年，第7969页。

②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6唐武宗会昌二年，第7970页。

③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第7999页。

④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四年，第7999页。

⑤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7下《回鹘传下》，第6150页。

⑥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8唐武宗会昌五年，第8021页。

⑦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二年，第8036页。

方大战于河州，尚婢婢兵败。从会昌二年到大中三年间，吐蕃论恐热与尚婢婢酣战与河湟地区，而大中二年张议潮在沙州起事赶走节儿，并往东占领瓜州，三年取得甘州、肃州，似乎吐蕃交战双方并不关注这件事，就是说直到大中三年张议潮并没有举起反抗吐蕃的大旗，名义上他还是吐蕃管辖之下的将领。唐朝政府忙于经营三州七关归唐，对远在西部沙州的张议潮归唐，并没有给予重视，只是“诏邠宁节度使权移军于宁州以应接河西。”^①所谓应接河西，就是唐朝政府派遣邠宁节度使张君绪负责经对敦煌的张议潮的策应。

唐朝政府对吐蕃的经营很快在大中年间就有了成效，在唐朝政府的策动下，大中三年二月秦、原等三州七关归唐。三州七关归唐事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首先是三州七关兵民是主动归唐还是唐朝政府与吐蕃宰相论恐热条件交换的结果。根据《资治通鉴》唐宣宗大中三年（849）二月记载：

吐蕃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来降；以太仆卿陆耽为宣慰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皆出兵接应。^②

七关即石门、驿藏、木峡、制胜、六磐、石峡、萧关，都在原州界。早在唐宪宗时吐蕃就有意愿归还秦、原、安乐州^③，因为陇山山脉的主要关隘都在这三州。唐代宗大历六年（771）二月“河西、陇右、山南西道副元帅兼泽潞、山南西道节度使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兵，当自训练。今自河、陇达于扶、文，绵互二千余里，抚御至难，若吐蕃道岷、陇俱下，臣保固汧、陇则不救梁、岷，进兵扶、文则寇逼关辅，首尾不瞻，愿更择能臣，委以山南，使臣得专备陇坻。’诏许之。”^④吐蕃占领秦、原、安乐三州后，唐朝西部几乎无险可守。“陇山高峻，南连秦岭，北抵大河。……原州据其中间，当陇山之口”^⑤。唐曾经想移京西兵原州，移郭子仪兵于泾州，分兵守石门、木峡，渐开陇右，进达安西。吐蕃经常经原州青石岭入寇，唐德宗建中元年（780）杨炎为相，“杨炎欲城原州以复秦、原，名李怀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宁各将万人翼其后。”^⑥这些地方是临近唐朝边境，所以发动沿边各节度使出兵接应，这也是唐朝经营河陇吐蕃的成果。到当年七月唐朝才完成了对三州七关的收复。同年六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占取原州及石门等七关，七月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占取安乐州，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凤翔节度使李琬占取秦州。八月唐将安乐州为威州，“河、陇老幼千余人诣阙，乙丑，上御延喜门楼见之，欢呼雀跃，解胡服，袭冠带，观者皆呼万岁。”举行规模盛大的收复庆典仪式。并下令“募百姓垦辟三州、七关土田，五年不租税；自今京城罪人应配流者皆配十处；四道将吏能于镇戍之地营田者，官给牛及种粮。温池盐利可贍边陲，委度支制置。其三

①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第8039页。

②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第8037-8038页。

③ 根据《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唐宪宗元和五年（810）：“虜以论邪热入谢，且归郑叔矩、路泌之枢，因言愿归秦、原、安乐州。”

④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4唐代宗大历六年，第7215-7216页。

⑤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4唐代宗大历八年，第7224页。

⑥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26唐德宗建中元年，第7278页。

州、七关镇戍之卒，皆倍给衣粮，仍二年一代。道路建置堡栅，有商旅往来贩易及戍卒子弟通传家信，关镇毋得留难。其山南、剑南边境没蕃州县，亦令量力收复。”^①在唐朝政府的号召之下，西川节度使杜棕取维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取扶州。三州七关是吐蕃宰相论恐热管辖的范围，没有他的默许，三州七关兵民的归唐基本不可能，所以《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是论恐热将三州七关奉送给唐朝政府的：“大中三年春，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以秦、原、安乐等三州并石门、木峽等七关款塞，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闻，命太仆卿陆耽往劳焉。七年七月，河、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上御延喜楼观之，莫不欢呼忭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然后命善地以处之，观者皆称万岁。”^②《新唐书·宣宗纪》记载大中“三年二月，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石门驿藏木峽制胜六盘石峽萧七关归于有司。”^③另外《唐会要》吐蕃也记载到这个事件：

大中三年春，吐蕃宰相尚恐热杀东道节度使，以秦原安乐等三州，并石门木峽等七关款塞，泾原节度使康季荣以状闻，上命太仆卿陆耽往劳焉。其年七月，河陇耆老率长幼千余人赴阙下，上御延禧楼观之，莫不欢呼作舞，更相解辫，争冠带于康衢，然后命善地以处之，观者咸称万岁。^④

从这些记载看，三州七关就是吐蕃论恐热为了取得唐朝的支持，将其归还给唐朝，其目的是酬谢唐朝在其对吐蕃河州节度使宰相尚与思罗、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的战争中唐朝给予的支持。无论如何，唐朝利用吐蕃内乱取得三州七关，特别是将陇山山脉的关隘收归唐朝，消除了吐蕃对唐朝长安的威胁。《新唐书·吐蕃下》：“于是凤翔节度使李玘复清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复原州，取石门等六关，得人畜几万；灵武节度使李钦取安乐州，诏为威州；邠宁节度使张钦绪复萧关；凤翔收秦州；山南西道节度使郑涯得扶州。凤翔兵与吐蕃战陇州，斩首五百级。是岁，河陇高年千余见阙下，天子为御延喜楼，赐冠带，皆争解辫易服。”唐朝借助吐蕃内乱收复三州七关加深和扩大了吐蕃内部的河陇战乱。

尚婢婢兵败河州后因乏粮往甘州西就水草，论恐热遣兵追之瓜州，将战乱之火漫延到河西地区。《资治通鉴》记载大中四年（850）九月尚婢婢与论恐热战，兵败。“婢婢粮乏，留拓跋怀光守鄯州，帅部落三千余人就水草于甘州西。恐热闻婢婢弃鄯州，自将轻骑五千追之，至瓜州，闻怀光守鄯州，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杀其丁壮，剽刳其羸老及妇人，以槩贯婴儿为戏，焚其室庐，五千里间，赤地殆尽。”^⑤而《新唐书·吐蕃下》记载大中三年“婢婢粮尽，引众趋甘州西境。以拓跋怀光居守，恐热麾下多归之。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积尸狼藉，麾下大怨，皆欲图之。……宣

①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8唐宣宗大中三年，第8037-8040页。

②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6下《吐蕃传下》，第5266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8《宣宗纪》，第247页。

④ [宋]王溥撰《唐会要》卷97《吐蕃》，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740页。

⑤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四年，第8043-8044页。所谓河西八州，即鄯、廓、兰、凉、甘、肃、瓜、沙八州。《新唐书·吐蕃传下》记载“恐热大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州”，是六州而不是八州，伊、西二州已经超出河西范围。

宗诏太仆卿陆耽持节慰劳，命泾原、灵武、凤翔、邠宁、振武等兵迎援。恐热既至，诏尚书左丞李景让就问所欲。恐热倨夸自大，且求河渭节度使，帝不许。……于是趋落门川收散卒，将寇边，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廓州。”^①论恐热入朝是陆耽持节活动的结果，而且唐朝以很高的规格迎接其入朝。所以我们认为尚婢婢就食于张议潮事件发生于大中三年，《资治通鉴》记载有误。根据《张淮深碑》《寿昌县地境》《沙州伊州地志》记载，张议潮大中二年收复瓜沙二州，大中三年收复甘、肃二州，大中四年收复伊州。如果尚婢婢是大中四年就食甘州西，当时甘州已经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张议潮的管辖领地，吐蕃鄯州节度使帅部落到张议潮的辖区就食，实际上就是帅部投靠敦煌的张议潮。如果尚婢婢大中三年就食甘州西，张议潮就是利用尚婢婢和论恐热在甘州肃州造成的战乱，趁机出兵收复肃、甘二州，实际上就是保卫瓜、沙驱逐论恐热的劫掠。尚婢婢就食甘州投靠张议潮的原因，就是直到大中四年张议潮在其占领地区还没有真正打出反抗吐蕃的大旗，他名义上还是“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是吐蕃管辖的一个节度使。所谓“运属艰危，声复律吕；举国倾坏，兵甲竞兴。彼此相攻，父南子北；铜头铁额，同只狡而煞人；结境连郡，隳山村而掠野。”叙述的就是论恐热追击尚婢婢到瓜州的战争，对河西地区地区所造成的破坏。这里叙述的“南蕃匍匐”就是指吐蕃尚婢婢投靠张议潮就食。

吐蕃内乱发生后唐朝从东部经营河陇，而敦煌张议潮从西部逐渐收复河西。P. 2686V《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记载到张议潮的功绩时称：“伏惟节度公心如铁石，志等松筠，知去就之心，识存亡之理。孤贞绝域，抗节危城，丑类披犀汗血。或列千乘雷振，曳红旗而闪天；或进骑云屯，声鼓鼙而动地。昼攻夜守，春候秋防；一郡赖大树之荫，四塞怯接飞之手。是以南蕃匍匐，北狄来济；杂舍羌浑，悚然归伏。既而王祥有终，易俗移风之教，缮行来，歌息盗。所以轻云夜散，[得]睹苍天；重雾晨开，还瞻白日。伏惟节度公功方德厚，瀚海之勋靡阻；申调下琴，悲请奏际天之劳。”这些记载同《敕河西节度兵部尚书张公德政之碑》记载张议潮的事迹基本一致：“侠少奇毛，龙骧虎步，论兵讲剑，蕴习武经。得孙吴白起之精，见韬铃之骨髓。上明乾像，下达坤形。观荧惑（惑）而芒衰，知吐蕃之运尽。誓心归国，决意无疑。盘桓卧龙，候时而起。率貔貅之众，募敢死之师，俱怀合辙之欢，引阵云而野战；六甲运孤虚之术，三宫显天一之神；吞陈平之六奇，启武侯之八阵；纵烧牛之策，破吐蕃之围。残烬星散，雾卷南奔。燉煌、晋昌收复已讫，时当大中二载。题笈修表，纾道驰函。上达天闻。皇明披览，龙颜叹曰：‘关西出将，岂虚也哉！’百辟欢呼，抃舞称贺。便降驺骑，使送河西旌节，赏赉功勋，慰谕边庭收复之事，授兵部尚书，万户侯。图谋得势，转益雄豪。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不逾星岁，克获两州。再奏天阶，依前封赐，加授左仆射。官高二品，日下传芳。史策收功，名编上将。”^②我们从《张淮深碑》记载中

①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第6106页。

②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154-155页。

得知，张议潮大中二年收复敦煌、晋昌，大中三年收复酒泉、张掖，这里记载我们注意到几点，收复敦煌、晋昌时募敢死之师而进行野战，运用各种战阵奇谋突破吐蕃包围，“白刃交锋，横尸遍野”，战争非常残酷，将残余吐蕃军队赶回南部吐蕃地区。而在收复甘、肃二州，用的语言不同“次屠张掖、酒泉，攻城野战”，说明张议潮收复张掖、酒泉，采取进攻的手段取得的。P. 3777《张族庆寺文》记载：“伏惟我尚书渥窞龙种，丹穴凤雏；禀气精灵，生便五色。金门赐诏，天委忠心；变戎马之南郊，成礼乐之风俗。拥旌负节，竭力尽忠；报主酬恩，丹诚恳切。所以握明条而开一道，怀机密而谋四方；秣马三危，横行五郡。兵雄陇上，守地平原；教武则剑气横空，搜练则阵云朝合。劬劳为战，决胜三处，有死而荣，无生而辱。故以惠解孤悬，信沐恒洁。或于管内，遍修葺于伽蓝，梵日弥遐；立沫布□□□，□施驼马。以践群为佛缘，僧僮家而竭府库。”^① 文书中称张议潮的官职是尚书，应当是张议潮大中二年到大中四年间的称号，所记载的就是张议潮收复敦煌、晋昌、甘州、肃州等地的经过。

这样一来大中年间在河西陇右地区出现四股势力，分别是：敦煌的张议潮大中二年收复瓜沙之后，向唐朝派出高进达等十余位使节经由天德军进入长安；三州七关的兵民，在唐朝的策动和吐蕃大将论恐热的允许下，大中三年投降唐朝，唐派遣凤翔、灵武、邠宁、泾原、振武等节镇出兵应接；吐蕃大将论恐热在打败吐蕃东军节度使宰相尚与思罗占领河州，在与鄯州节度使尚婢婢争夺河西陇右的战争失败，因劫掠河西诸州而失去民众信任，众叛亲离，在唐朝的策动下，随迎援三州七关的兵马进入唐朝，请求唐朝援助兵马并授予河渭节度使，力图恢复管辖范围；鄯州节度使尚婢婢，在抗击论恐热的战斗中先胜后败，因粮食匮乏而帅部落就食甘州西。这是四股力量中的三股与唐朝有联系，除了三州七关兵民是唐朝策动的结果外，张议潮大中二年以来连续派遣其兄张议谭为专使入朝，与唐朝接洽归唐事宜；论恐热亲自入朝希望唐朝政府援助并授予旌节；而作为鄯州节度使的尚婢婢也倾向唐朝，宁愿地方给唐朝也不愿受制于论恐热，最后到甘州西就是很可能投靠准备积极归唐的张议潮，和张议潮形成一股力量。^② 对于唐朝政府来说，论恐热与张议潮间是敌对关系，援助论恐热就不能接受张议潮，如何在二者

① 郑炳林、郑怡楠《敦煌碑铭赞辑释（增订本）》，第664-665页。

② [宋]司马光编撰，[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七年（866）记载：“春，二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奏北庭回鹘固俊克西州、北庭、轮台、清镇等城。论恐热寓居廓州，纠合旁侧诸部，欲为边患，皆不从。所向尽为仇敌，无所容。仇人告拓跋怀光于鄯州，怀光因兵击破之。”冬十月“拓跋怀光以五百骑入廓州，生擒论恐热，先刖其足，数而斩之，传首京师。其部众东奔秦州，尚延心邀击，破之，悉奏迁于岭南。吐蕃自是衰绝，乞离胡君臣不知所终。”胡三省注：“考异曰：《实录》：‘义潮又奏鄯州城使张季颢押领拓跋怀光下使送到论恐热将，并随身器甲等，并以进奉。’《新吐蕃传》曰：‘鄯州城使张季颢与尚恐热战，破之，收其铠甲以献。’今从《国史补》《实录》。”就是说原来尚婢婢的部下拓跋怀光到咸通七年已经成为归义军鄯州城使张季颢的押领，成为张季颢的部下。那么以此推断尚婢婢很可能往甘州西就食，实际上就是帅部投靠张议潮。论恐热是被鄯州城使张季颢押领拓跋怀光所杀，仆固俊应当是协助攻打，或者仆固俊所杀的不是尚恐热，而是吐蕃敦煌节儿论莽热，大概在张议潮起兵后，逃往南蕃，后进入吐蕃西州庭州管区，这些地方原来属于瓜州节度使管辖。张议潮大中四年对伊州的战争，很可能就是追击吐蕃敦煌节儿论莽热部。

之间进行取舍，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接受论恐热的条件并出兵援助，可能很快就能够收复吐蕃河州节度使，并进而取得吐蕃鄯州节度使，况且唐朝在论恐热身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也初见成效。敦煌的张议潮发展迅速，到大中四年已经取得河西四州之地，基本上是吐蕃瓜州节度使衙管辖范围，发展势头迅猛。

唐朝最后接受张议潮的归唐请求，而拒绝了论恐热的派兵马援助授予河渭节度使的请求。论恐热杀吐蕃东道节度使，已经掌控了河渭地区，即吐蕃河州节度使管辖范围，只是没有得到吐蕃的正式任命而已。既然得不到吐蕃政权的承认，论恐热入朝实际上就是希望得到唐朝的承认和兵马援助。唐朝无论接受张议潮的归唐或者接受论恐热的请求，都是一样的，都是虚衔封授，不进行实际控制。权衡利弊，唐朝政府最终还是选择了张议潮，张议潮是敦煌汉族，虽然其政权组成由胡汉联合建立，但是汉族是其主体，易于控制；张议潮接受了鄯州节度使尚婢婢的就食，实际上等于建立张议潮与代表河西陇右地区正宗吐蕃政权的联合，这样既不引起吐蕃的反对，也易于唐朝政府对其产生影响。但是对论恐热的河州，唐朝很难做到有效控制，论恐热向唐朝请求兵马援助和授予河渭节度使，是为解决目前的窘境，当其恢复元气实力壮大之后，按照论恐热的一贯做法，很可能就和唐朝关系破裂，就会起兵反唐，论恐热最终的目标不是河渭节度使就满足了他的欲望，他的目的是当吐蕃赞普。所以当唐朝拒绝了他的要求，返回经过咸阳桥感叹称“我举大事，觊得济此河与唐分境。”当他回到落门川就“收散卒，将入寇。会久雨粮绝，恐热还奔郭州。”^①应当说唐朝对论恐热和张议潮的把握还是比较准确的。

敦煌写本 P. 2686V 《大蕃沙州敦煌郡摄节度功德颂》是一篇非常珍贵的碑抄，通过我们的研究得知，他是敦煌名士窆良器于大中四年十月撰写的歌颂张议潮收复河西地区德政的一篇贺词，颂词中记载吐蕃陷落敦煌与阎朝达成的城下之盟、敦煌陷落的时间，同敦煌其他文献资料形成很好的佐证。关于张议潮收复敦煌河西诸州的背景等，也有明确的记载，特别是论恐热帅部追击尚婢婢就食部落而对河西诸州形成的焚烧杀戮景象描述，亦可与历史文献记载互为参证，实为难得。

^① [宋] 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 216 下《吐蕃传下》，第 6106-6107 页。